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张斌 范开泰 主编

更加

相互

张亚军 著

# 副词 与限定描状 功能

刚

最

部

院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

张斌 范开泰主编

张亚军 著

---

责任编辑 姚 莉

装帧设计 马 芳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 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

字 数 280 000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定 价 : . 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 总序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一开头就谈到虚实划分的问题。他批评了曾国藩的说法。曾氏在解释刘向《说苑》中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时，说在这些两字相同的句法中，上一字为实字，下一字为虚字。其实，曾氏讲的是个别词的用法问题，而不是分类的问题。拿今天的术语来说，前边的“风”是指称，后边的“风”是陈述，这属于活用的范围。马建忠给词分类，目的是进行句法分析。他划分实词和虚词的标准是词的意义，即“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这种见解的影响深远，后来许多学者都采用了，大都认为有实在意义的是实字，意义空灵的是虚字。

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谈到虚实划分有不少分歧，认为原因是对意义的虚实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说：“看来光在‘虚、实’二字上琢磨，不会有明确的结论；虚、实二类的分别，实用意义也不很大。”他这里说的“实用意义也不很大”，指的是以意义作标准来划分虚实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他又说：“倒是可列举的词类（又叫封闭的类）和不能列举的词类（又叫开放的类）的分别，它的用处还大些。”按照他这个标准，代词当列入虚词，副词似宜列入实词。

把可列举的词归为虚词，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可以在《语

法修辞讲话》中得到解答。书中指出：“虚字的数目远不及实字多，可是重要性远在它之上。一则虚字比实字用得频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分别，实字的作用以它的本身为限，虚字的作用在它本身以外，用错一个实字只是错一个字而已，用错一个虚字就可能影响很大。”

这样看来，“可以列举”只是一种表象，而“影响很大”才是实质。所谓影响，这里指的是虚词所具有的造句功能。有些学者把虚词称为功能词(function word)，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功能包括基本功能和连属功能。基本功能又可分为指称功能和陈述功能。名词的功能是指称，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是陈述。当然，指称和陈述可以互相转化。如“今天星期三”；“星期三”是名词，这里用于陈述。“说说容易”；“说说”是动词，这里用于“指称”。连属功能包括连接和附着。连词的作用是连接，语气词附着于句，介词附着于名词或其他词语，助词附着于词或短语，其中结构助词“的”有时也起连接作用。当然，连接或附着只是形式，这种种形式都表达特定的含义。如果我们着眼于功能，不妨把具有基本功能的词称为实词，具有连属功能的词称为虚词。采取这个标准，代词自然要划归实词了，因为它具有指称功能。副词呢，它本来是个大杂烩。C. C. Fries 在他的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中把副词分为两类，一类属功能词，如 very、quite、real 等，一类属非功能词，如 there、here、always 等。他重视的是两类词出现的位置不同。从位置上来考察，人们公认的虚词都有定位的特点：语气词总是出现在句末，介词总是出现在名词或别的词语前边，组成介词短语，时态助词总是出现在动词性词语后边，结构助词一般出现在偏正短语中间，“的”有时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边组成“的”字短语，连词一般出现在语句中间，有的也可以出现在句首，但永远不出现在句尾。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实词都是不定位的，可以出现在语句的前边、后边或中间。副词呢，绝大多数能出现在句中或句首，只有极少数能出

现在句尾,如“很”、“极”、“透”,通常还需加“了”。可以说,副词基本上是定位的,因此可以划归虚词。

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区别”。从听和读的方面说,重在区别同异;从说和写的方面说,重在区别正误。把词区分为实词和虚词,再把虚词分成若干类别,这只能说是“浅尝”,当然不能就此为止。要达到既能帮助人们深入地学习汉语,又能为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示的目的,必须对各类虚词分别作细致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加以解释,并总结出规律。这就是这一套丛书编写的主旨。

张 斌

2000 年秋于上海师大

## 目 录

总 序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句法成分、语用成分与副词 .....	1
一 副词 状语与“收容队” .....	1
二 语气副词的词类地位 .....	17
三 副词的范围与分类 .....	39
四 副词与语用 .....	46
第二章 范围副词及其限定功能 .....	62
一 范围副词的范围及分类 .....	62
二 总括性范围副词及相关问题 .....	77
三 “连……都……”结构中“都”的性质 .....	91
四 限定性范围副词与“只 NP+VP”结构 .....	105
第三章 程度副词及其限定功能 .....	126
一 程度义与程度副词 .....	126
二 程度副词的分类及其内部差异 .....	141
三 绝对程度副词与比较结构及 .....	

	“最”、“极”的相通性	164
	四 程度副词‘非常’的虚化过程考察	178
第四章	时间副词及其限定功能 .....	192
一	时间范畴及其表达手段	192
二	时间副词的范围及分类	207
三	“曾经”和“已经”	222
四	“正”、“正在”、“在”和“着”	239
第五章	描状副词及其描状功能 .....	269
一	描状副词的性质和范围	269
二	描状副词的分类	289
三	描状副词的构词特征和形式标记	294
四	描状副词的语义指向分析	301
索引	.....	312
后记	.....	316

# 前 言

副词可以说是词类问题中争议最多、分歧也最大的一类词，“大杂烩”几乎成了汉语副词的代称。其实，这种状况不独汉语如此，研究英语的学者也感慨：“由于副词包罗万象，类别繁多，所以副词是传统词类中最模糊不清，最令人困惑的词类。”<sup>①</sup>“传统的词类内包过多，副词就是一个适例。”<sup>②</sup>无论是从语言理论角度还是就某种具体语言的情况看，副词内部都不是一个匀质的集合。这种“杂”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如语言内部副词虚化程度的差异、副词用法的多样性、一般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并存、现代通用词与古语词、方言词的并存、副词与其他词类之间的纠葛等。另外，把本不属于同一语法层面的成分划归同一个句法功能类别，也是导致副词内部成员异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语语法学摆脱传统语法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而倾向于认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以来，词类主要是作为一个句法概念来使

---

① 伦道夫·夸克等《朗文英语语法大全》，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Dwight Bolinger《语言要略》，方立、李谷城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

用的。词类划分也主要侧重于形式上的标准,如词的形态变化、词的语法功能等。就意义而言,结构主义虽然并不完全排斥意义,但也只局限于“是否有意义”以及“意义是否同一”的范围之内,而意义与词类的划分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在汉语词类划分的研究中,语言学家们提出了词类划分中“意义不是主要依据,更不是惟一依据,但不失为重要的参考项”,词类的划分“意义是基础,形式是依据”等观点;<sup>①</sup>也有学者提出“语法分析应区分功能因素和句法因素”<sup>②</sup>。但是语用因素对词类划分有无影响,如何看待语用功能成分与词类之间的关系,还未能引起广泛的注意。而这些问题与通常所说的副词的关系更为密切。本文探讨的一些问题如语气副词的词类地位、语用功能成分标记词如焦点标记“是”、“连”等的词类归属等,都与这一有系统理论上的认识有关。

长期以来,语法分析习惯于一种理想化的词类分析模式,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功能,更确切地讲,是句法功能的分类,词与词之间具有一定的组合层次和结构关系,因而可以按照一个词的语法分布总和对语言中所有的词进行词类划分。但事实上词与词之间的线性关系并非都属于语法学上所讲的组合关系,特别是在动态的语言运用中,还存在着成分的添加、成分的省略以及成分的移位等语用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词只能出现于动态的语言单位中,而不能在静态的语言单位中出现,因而受句法规则的控制较弱,对于此类词很难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结构层次与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句法分析,如“否则、反之、总之”等语篇关联成分不能出现于孤立的小句中;“难道、也许”等句中语气成分不能出现于静态的短语中,此类现象已经超出了句法功能标准所能控制的范围。

① 参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张斌《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参见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因此“只能作状语”这一众所公认的副词界定标准适用于在句法分析(短语分析)中可以认定的副词,可以称为典型的副词。此外还存在着另一类传统上都归入副词,但在功能上却以表达语用功能为主、或以体现语义功能为主的副词,可以称为非典型副词。除非我们在系统设置上为这些传统上归为副词的小类另立词类(当然这样做的话,词类的数目会大大增加,词类系统会更复杂),否则,我们不得不让这些非典型的副词仍然留在“副词”这个类别中。我们在本书中采用了这样的立场:不同小类的副词其作用的语法层面有区别,因而所起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从三个平面区分的角度去看待汉语的副词,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副词的“大杂烩”的状况。

本书对汉语副词的分析以三个平面理论为指导,从原型理论的角度考察典型副词与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名、动、形三种词类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系统的观点分析汉语副词与意义相关的他类词在某一范畴意义表达上的功能差别,并从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某些副词古今功能的差异以及同类副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功能的异同与变迁。

# 第 一 章

## 句法成分、语用成分与副词

### 一 副词 状语与“收容队”

#### 1. 汉语副词研究概述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汉语副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副词的虚实归属问题、副词的内部分类以及单个副词的句法特征描写、语义内容归纳等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论述。20世纪80年代是汉语副词研究的大发展时期,这期间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新的目标,新的背景,新的方法,新的结论”的发展动向。邵敬敏(1987)在总结这一阶段现代汉语副词研究的状况时指出:

随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改进,人们对副词的研究不再是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就事论事地分析,词典式地列举各个义项,而是在高度概括副词的基本语法意义的基础上,沟通它与派生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寻找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之间

的对应与不对应的规律,力求把语法跟语义、语用的研究融为一体,力求在更大的语境条件中去多层次多侧面地考察副词的作用,力求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这一切就构成了八十年代副词研究的特色。

这一阶段成果迭出,在对副词语法意义内在联系的沟通方面、副词语义与句式的依存关系方面、因副词的语义指向而引起的歧义问题以及语境对副词的语义指向和句式结构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sup>①</sup>特别是对“又”、“也”、“就”、“还”、“更”、“越发”、“反而”、“都”、“才”等常用副词的研究都有相当深度。<sup>②</sup>理论意识和科学的方法论意识的增强,大大推动了副词研究的深化。在研究中,强调不能将格式义简单地赋予某个虚词,提出了对比研究法,为后来的副词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副词语义指向的分析、副词与句式关系的考察以及从语境角度考察副词的意义与功能等,更是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也使得结论更具有全面性、科学性。20世纪80年代的副词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90年代汉语副词的研究的全面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得20世纪90年代的副词研究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全面向语法研究的纵深方向发展。

汉语语法研究中,从传统语法到结构主义是一次观念的革新,从结构主义到认知主义、功能主义更是一次认识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思想活跃,副词研究在此大背景下逐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三个平面理论的广泛运用,特别是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理论的引进,给语法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现代汉语副词的研究也出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

### 1.1 更加注重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对副词进行全方

① 参见李泉(1997)的有关论述。

② 参见陆俭明、马真(1985),邵敬敏(2000),张谊生(2000b)等。

位、多视角的研究,力求发现副词在不同层面上的功能与价值。以此为指导的汉语副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但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趋势。如《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邢福义、汪国胜、丁力1990)通过翔实材料,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论证了时间名词“刚刚”与时间副词“刚刚”的区别,廓清了人们一直认为的“刚刚”只能作副词用的看法,不满足于对单个副词的句法和语义特征的描写,而是从不同的平面去考察副词的作用与功能,令人耳目一新。还有学者借鉴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现代汉语副词如“毕竟”、“也”等的语用功能及篇章功能进行研究,突破了以往侧重于副词的句法、语义分析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副词的功能,得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论。

1.2 进一步深化了对副词的特殊功能的认识,如副词修饰名词问题。副词区别于形容词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不能修饰名词,因此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这种现象是否规范以及哪些副词可以修饰名词的描写。规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种语言现象的出现(除非极个别的真正的难以为人所接受的“语病”以外)通常都有其可解性。探讨这种有违常规的特殊现象背后的合理机制,作出相应的解释,有助于深化对语言规律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着重从语言的内部与外部去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名词的顺序义、类别义、量度化、动核化、性状化以及细节突显等对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的影响,也有的从美学功能等方面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功能上的解释。<sup>①</sup>

1.3 重视副词发展的历时研究,探索副词虚化的机制,将共

<sup>①</sup> 参见张谊生(1996、1997),储泽祥、刘街生(1997),桂诗春(1995)等的有关论述。

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为现代汉语副词的确定以及内部分类寻找理论依据。实词的虚化以往主要是历史语法学关注的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探求共时现象的历时解释已成为语法研究者的共识,因此副词的历史演变与现代汉语副词的范围、分类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并从副词历时发展过程的考察中受到启发。如张谊生(2000a)借助于语法化理论,探讨了与副词虚化相关的结构以及虚化的机制,并进而对汉语副词的虚实归属问题以及内部分类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从本质上讲,现代汉语的副词本来就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匀质的语言现象。正因为现代汉语的副词内部具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无论我们将它们归入实词还是虚词,都很难自圆其说,都会出现许多两可、两难的情况。”因此,“应该彻底放弃按照意义为副词划分小类的方法,坚持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副词的虚化程度和句法功能来为之分类,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得到符合汉语实际的副词分类系统”。张谊生(2000b)认为应重新认识汉语词类虚实二分的合理性,另辟蹊径,为副词的分类寻找新的途径。这种基于认知主义语法观的词类理论为我们解决副词的词类地位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1.4 在副词的语义指向问题、副词的共现位序以及副词的分类体系等方面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尝试。语义指向分析对于说明句法组合中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具有很大的帮助。邵敬敏(1990)进一步系统化地提出了语义指向分析的操作程序,区分了语义指向中“指”、“项”、“联”的概念。不同副词共现时的位序、副词内部的小类划分等的研究也较以往有所深化。张谊生(2000b)综合运用多重标准,将副词分为评注性副词、限制性副词以及描摹性副词三大类、若干小类,突破了以往主要依据意义给副词划分次类的做法,得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副词分类体系。

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副词研究在整个大的背景下也体现出

向“意义”回归的趋向。20世纪80年代对虚词意义以及用法的研究重点在于分化,将有内在联系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的词分化为不同的几个。这种细化的研究对全面认识某些词的意义和用法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过细的分类往往会忽视或割裂词的意义之间可能具有的内在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此为基础,又有人着重寻找一个词不同义项之间的共性因素,致力于类义的抽取,对“才”、“又”、“就”、“再”等副词的意义联系网络进行了梳理,试图以此来统驭词的意义与功能的研究,从分解模式转为“共性+条件”的分析模式。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副词研究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2. 汉语副词:状语与“收容队”

早期的副词研究主要在传统语法的理论指导下展开。“传统语法的真谛就在两种联系:一是单个的词与特定的词类相联系,一是每一类词与特定的结构成分相联系。”<sup>①</sup>有人以词类的划分标准是词的形态这一前提为出发点,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因而汉语实词不能分类;有人认为汉语可以“纯然根据意义”来划分词类,副词被定义为“修饰动词、形容词表示程度、范围、时间、否定等”的词。由于缺乏形式化的鉴定标准,因此所确定的副词内部的成员相当淆杂,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副词,也包括一些经常出现于状语位置上,但也能以同样的意义充当定语、主语等句法成分的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数量词语以及某些代词,如“今、昔、东、西、哪里、怎样”等。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汉语词类研究认为在词类问题上“意义是没有地位的”,主张词类的划分应根据词的语法分布,并将副词定义为“只能作状语”的虚词。但是,由于传统上认为是副

<sup>①</sup> 参见文炼、胡附《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

词的各个小类在句法功能上差异比较大,彻底执行“分布”标准恰会使词类系统大为复杂化,不得不让副词这一词类保持它原来的范围,从而失去了词类内部在语法分布上的匀质性。这样在词类划分问题上,虽然有比较严格的、操作性比较强的程序,但同样难以避免某些词归类时的两可或两难局面。

综观一百多年来汉语副词研究的历史,在如何确定副词的问题上,体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

### 2.1 根据位置确定副词

副词所能出现的公认的句法位置是状语,一般语法书通常都将“主要作状语”或“只能作状语”作为副词的一条主要语法功能。“用句法功能标准确认副词,把副词定义为‘主要用途是作状语’,或干脆说成‘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不仅找到了划分词类的根本依据,而且抓住了副词的本质特征——充当状语”。<sup>①</sup>确实,就句法位置而言,动词、形容词前的状语位置是副词所能出现的典型位置,而且历史上名词、动词、形容词虚化为副词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前的句法位置上。张谊生(2000a)在论述汉语副词虚化的机制时认为:“诱发汉语实词副词化的句法结构关系主要有三种:动宾、连动和联合”。而与这三种结构有关的虚化现象,都具有“动词+动词”的词类排列模式,即带谓词性宾语的动宾结构、连动结构以及动词性联合结构。此类结构中的前一动词随着表义重点的后移,逐渐虚化为表示语法意义的副词;“就名、动、形三类实词虚化成副词的句法位置而言,充当状语——或者说进入状位,无疑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sup>②</sup>可见,在汉语演变过程中,动词、形容

① 参见李泉《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载《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张谊生《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

